

三國演義

顧廷龍題



〔明〕羅貫中著 潘淵校點

三國演義

六

顧廷龍題

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

卻說龐統、法正二人，勸玄德就席間殺劉璋，西川唾手可得。玄德曰：「吾初入蜀中，恩信未立，此事決不可行。」二人再三說之，玄德只是不從。次日，復與劉璋宴於城中，彼此細叙衷曲，情好甚密。酒至半酣，龐統與法正商議曰：「事已至此，由不得主公了！」便教魏延登堂舞劍，乘勢殺劉璋。延遂拔劍進曰：「筵間無以爲樂，願舞劍爲戲。」龐統便喚衆武士人，列於堂下，只待魏延下手。劉璋手下諸將，見魏延舞劍筵前，又見階下武士手按刀靶，直視堂上，從事張任亦掣劍舞曰：「舞劍必須有對，某願與魏將軍同舞。」二人對舞於筵前。魏延目視劉封，封亦拔劍助舞。於是劉瑣、冷苞、鄧賢各掣劍出曰：「我等當群舞，以助一笑。」玄德大驚，急掣左右所佩之劍，立於席上曰：「吾兄弟相逢痛飲，並無疑忌。又非鴻門會上，何用舞劍？不棄劍者立斬！」劉璋亦叱曰：「兄弟相聚，何必帶刀？」命侍衛者盡去佩劍。衆皆紛然下堂。玄德喚諸將士上堂，以酒賜之，曰：「吾兄弟同宗骨肉，共議大事，並無二心，汝等勿疑。」諸將皆拜謝。劉璋執玄德之手而泣曰：「吾兄之恩，誓不敢忘！」二人歡飲至晚而散。玄德歸寨，責龐統曰：「公等奈何欲陷備於不義耶？今後斷勿爲此！」統嗟嘆而退。

卻說劉璋歸寨，劉瑣等曰：「主公今日見席上光景乎？不如早回，免生後患。」劉璋曰：「吾兄劉玄德，非比他人。」衆將曰：「雖玄德無此心，他手下人皆欲吞併西川，以圖富貴。」璋曰：「汝等無間吾兄弟之情。」遂不聽，日與玄德歡叙。忽報張魯整頓兵馬，將犯葭萌關。劉璋

便請玄德往拒之。玄德慨然領諾，即日領本部兵望葭萌關去了。衆將勸劉璋令大將緊守各處關隘，以防玄德兵變。璋初時不從，後因衆將苦勸，乃令白水都督楊懷、高沛二人守把涪水關。劉璋自回成都。玄德到葭萌關，嚴禁軍士，廣施恩惠，以收民心。

早有細作報入東吳。吳侯孫權會文武商議。顧雍進曰：「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，未易往還。何不差一軍先截川口，斷其歸路，後盡起東吳之兵，一鼓而下荆、襄？此不可失之機會也。」權曰：「此計大妙！」正商議間，忽屏後一人大喝而出曰：「進此計者可斬之！欲害吾女之命耶！」衆驚視之，乃吳國太也。國太怒曰：「吾一生惟有一女，嫁與劉備。今若動兵，吾女性命如何？」因此孫權曰：「汝掌父兄之業，坐領八十一州，尚自不足，乃顧小利而不念骨肉！」孫權喏喏連聲，答曰：「老母之訓，豈敢有違？」遂叱退衆官。國太恨恨而入。

孫權立於軒下，自思：「此機會一失，荆、襄何日可得？」正沈吟間，只見張昭入，問曰：「主公有何憂疑？」孫權曰：「正思適間之事。」張昭曰：「此極易也：今差心腹將一人，只帶五百軍，潛入荊州，下一封密書與郡主，只說國太病危，欲見親女，取郡主星夜回東吳。玄德平生只有一子，就教帶來，那時玄德定把荊州來換阿斗。如其不然，一任動兵，更有何礙？」權曰：「此計大妙！吾有一人，姓周，名善，最有膽量。自幼穿房入戶，多隨吾兄。今可差他去。」昭曰：「切勿漏泄，只此便令起行。」於是密遣周善，將五百人，扮作商人，分作五船，更詐修國書，以備盤詰，船內暗藏兵器。

周善領命，取荊州水路而來。船泊江邊，周善自入荊州，令門吏報孫夫人。夫人命周善

人。善呈上密書。夫人見說國太病危，洒淚動問。周善拜訴曰：「國太好生病重，旦夕只是思念夫人。倘去得遲，恐不能相見。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。」夫人曰：「皇叔引兵遠出，我今欲回，須使人知會軍師，方可以行。」周善曰：「若軍師回言道：『須報知皇叔，候了回命，方可下船』，如之奈何？」夫人曰：「若不辭而去，恐有阻當。」周善曰：「大江之中，已準備下船隻。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。」孫夫人聽知母病危急，如何不慌？便將七歲孩兒阿斗載在車中，隨行帶三十餘人，各跨刀劍，上馬離荊州城，便來江邊上船。府中人欲報時，孫夫人已到沙頭鎮，下在船中了。

周善方欲開船，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：「且休開船，容與夫人餞行！」視之，乃趙雲也。原來趙雲巡哨方回，聽得這個消息，吃了一驚，只帶四五騎，旋風般沿江趕來。周善手執長戈，大喝曰：「汝何人，敢當主母！」叱令軍士一齊開船，各將軍器出來，擺列在船上。風順水急，船皆隨流而去。趙雲沿江趕叫：「任從夫人去，只有一句話拜稟。」周善不睬，只催船速進。趙雲沿江趕到十餘里，忽見江灘斜纜一隻漁船在那裏。趙雲棄馬執鎗，跳上漁船，只兩人駕船前來，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趕。周善教軍士放箭。趙雲以鎗撥之，箭皆紛紛落水。離大船懸隔丈餘，吳兵用鎗亂刺。趙雲棄鎗在小船上，掣所佩青釭劍在手，分開鎗架，望吳船湧身一跳，早登大船。吳兵盡皆驚倒。

趙雲入艙中，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，喝趙雲曰：「何故無禮！」雲插劍聲喏曰：「主母欲何往？何故不令軍師知會？」夫人曰：「我母親病在危篤，無暇報知。」雲曰：「主母探病，何

故帶小主人去？」夫人曰：「阿斗是吾子，留在荊州，無人看覷。」雲曰：「主母差矣。主人一生，只有這點骨血，小將在當陽長坂坡百萬軍中救出，今夫人卻欲抱將去，是何道理？」夫人怒曰：「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，安敢管我家事！」雲曰：「夫人要去便去，只留下小主人。」夫人喝曰：「汝半路輒入船中，必有反意！」雲曰：「若不留下小主人，縱然萬死，亦不敢放夫人去。」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拌，被趙雲推倒，就懷中奪了阿斗，抱出船頭上。欲要傍岸，又無幫手，欲要行兇，又恐礙於道理：進退不得。夫人喝侍婢奪阿斗。趙雲一手抱定阿斗，一手仗劍，人不敢近。周善在後艄挾住舵，只顧放船下水。風順水急，望中流而去。趙雲孤掌難鳴，只護得阿斗，安能移舟傍岸？

正在危急，忽見下流頭港內一字兒使出十餘隻船來，船上磨旗擂鼓。趙雲自思：「今番中了東吳之計！」只見當頭船上一員大將，手執長矛，高聲大叫：「嫂嫂留下侄兒去！」原來張飛巡哨，聽得這個消息，急來油江夾口，正撞着吳船，急忙截住。當下張飛提劍跳上吳船。周善見張飛上船，提刀來迎，被張飛手起一劍砍倒，提頭擲於孫夫人前。夫人大驚曰：「叔叔何故無禮？」張飛曰：「嫂嫂不以俺哥哥爲重，私自歸家，這便無禮！」夫人曰：「吾母病重，甚是危急，若等你哥哥回報，須誤了我事。若你不放我回去，我情願投江而死！」

張飛與趙雲商議：「若逼死夫人，非爲臣下之道。只護着阿斗過船去罷。」乃謂夫人曰：「俺哥哥大漢皇叔，也不辱沒嫂嫂。今日相別，若思哥哥恩義，早早回來。」說罷，抱了阿斗，自與趙雲回船，放孫夫人五隻船去了。後人有詩讚子龍曰：

昔年救主在當陽，今日飛身向大江。船上吳兵皆膽裂，子龍英勇世無雙。

又有詩讚翼德曰：

長坂橋邊怒氣騰，一聲虎嘯退曹兵。今朝江上扶危主，青史應傳萬載名。

二人歡喜回船。

行不數里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來，見阿斗已奪回，大喜。三人並馬而歸。孔明自申文書往葭萌關，報知玄德。

卻說孫夫人回吳，具說張飛、趙雲殺了周善，截江奪了阿斗。孫權大怒曰：「今吾妹已歸，與彼不親，殺周善之讎，如何不報！」喚集文武，商議起軍攻取荊州。正商議調兵，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，來報赤壁之讎。孫權大驚，且按下荊州，商議拒敵曹操。人報長史張紘辭疾回家，今已病故，有哀書上呈。權拆視之，書中勸孫權遷居秣陵，言：「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氣，可速遷於此，以爲萬世之業。」孫權覽書大哭，謂眾官曰：「張子綱勸我遷居秣陵，吾如何不從！」即命遷治建業，築石頭城。呂蒙進曰：「曹操兵來，可於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。」諸將皆曰：「上岸擊賊，跣足入船，何用築城？」蒙曰：「兵有利鈍，戰無必勝。如猝然遇敵，步騎相促，人尚不暇及水，何能入船乎？」權曰：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」子明之見甚遠。」便差軍數萬築濡須塢。曉夜併工，刻期告竣。

卻說曹操在許都，威福日甚。長史董昭進曰：「自古以來，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，雖周公、呂望，莫可及也。櫛風沐雨，三十餘年，掃蕩群凶，與百姓除害，使漢室復存。豈可與諸臣

宰同列乎？合受魏公之位，加九錫以彰功德。」你道那九錫？

一 車馬 大輅，戎輅各一。大輅，金車也；戎輅，兵車也。玄牡二駟，黃馬八匹。

二 衣服 袞冕之服，赤鳥副焉。袞冕，

王者之服。赤鳥，朱履也。

三 樂縣 樂縣，王者之樂也。

四 朱戶 居以朱戶，紅門也。

五 納陛 納陛以登。

陛，階也。

六 虎賁 虎賁三百人，守門之軍也。

七 鈇鉞 鈇，鉞各一。鈇，即斧也。鉞，鈇屬。

八 弓矢彤

弓一，彤矢百。彤，赤色也。雄弓十，雄矢千。雄，黑色也。

九 鉅鬯圭瓚 鉅鬯一卣，圭瓚副焉。鉅，黑黍也。鬯，香酒，

灌地以求神於陰。卣，中樽也。圭瓚，宗廟祭器，以祀先王也。

侍中荀彧曰：「不可。丞相本興義兵，匡扶漢室，當秉忠貞之志，守謙退之節。君子愛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」曹操聞言，勃然變色。董昭曰：「豈可以一人而阻眾望！」遂上表，請尊操爲魏公，加九錫。荀彧嘆曰：「吾不想今日見此事！」操聞，深恨之，以爲不助己也。

建安十七年冬十月，曹操興兵下江南，就命荀彧同行。彧已知操有殺己之心，託病止於壽春。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，盒上有操親筆封記。開盒視之，並無一物。荀彧會其意，遂服毒而亡。年五十歲。後人有詩嘆曰：

文若才華天下聞，可憐失足在權門。後人漫把留侯比，臨歿無顏見漢君。

其子荀惲，發哀書報曹操。操甚懊悔，命厚葬之，謚曰敬侯。

且說曹操大軍至濡須，先差曹洪領三萬鐵甲馬軍，哨至江邊。回報云：「遙望沿江一帶旗旛無數，不知兵聚何處。」操放心不下，自領兵前進，就濡須口擺開軍陣。操領百餘人上山坡，遙望戰船，各分隊伍，依次擺列。旗分五色，兵器鮮明。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，坐着孫權，

左右文武，侍立兩傍。操以鞭指曰：「生子當如孫仲謀！若劉景升兒子，豚犬耳！」忽一聲響動，南船一齊飛奔過來。濡須塢內一彪軍出，衝動曹兵。曹操軍馬退後便走，止喝不住。忽有千百騎趕到山邊，爲首馬上一人，碧眼紫髯，衆人認得正是孫權。權自引一隊馬軍來擊曹操。操大驚，急回馬時，東吳大將韓當、周泰，兩騎馬直衝將上來。操背後許褚縱馬舞刀，敵住二將。曹操得脫歸寨。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。操回寨重賞許褚，責罵衆將：「臨敵先退，挫吾銳氣！後若如此，盡皆斬首！」

是夜二更時分，忽寨外喊聲大震。操急上馬，見四下裏火起，卻被吳兵劫入大寨。殺至天明，曹兵退五十餘里下寨。操心中鬱悶，閑看兵書。程昱曰：「丞相既知兵法，豈不知『兵貴神速』乎？丞相起兵，遷延日久，故孫權得以準備，夾濡須水口爲塢，難於攻擊。不若且退兵還許都，別作良圖。」操不應。程昱出。

操伏几而卧，忽聞潮聲汹涌，如萬馬爭奔之狀。操急視之，見大江中推出一輪紅日，光華射目，仰望天上，又有兩輪太陽對照。忽見江心那輪紅日直飛起來，墜於寨前山中，其聲如雷。猛然驚覺，原來在帳中做了一夢。帳前軍報道午時。曹操教備馬，引五十餘騎，逕奔出寨，至夢中所見落日山邊。正看之間，忽見一簇人馬，當先一人，金盔金甲。操視之，乃孫權也。權見操至，也不慌忙，在山上勒住馬，以鞭指操曰：「丞相坐鎮中原，富貴已極，何故貪心不足，又來侵我江南？」操答曰：「汝爲臣下，不尊王室。吾奉天子詔，特來討汝！」孫權笑曰：「此言豈不羞乎？天下豈不知你挾天子令諸侯？吾非不尊漢朝，正欲討汝以正國家耳！」操大

怒，叱諸將上山捉孫權。忽一聲鼓響，山背後兩彪軍出：右邊韓當、周泰，左邊陳武、潘璋。四員將帶三千弓弩手亂射，矢如雨發。操急引眾將回走，背後四將趕來甚急。趕到半路，許褚引眾虎衛軍敵住，救回曹操。吳兵齊奏凱歌，回濡須去了。操還營自思：「孫權非等閑人物，紅日之應，久後必爲帝王。」於是心中有退兵之意，又恐吳兵耻笑，進退未決。兩邊又相拒了月餘，戰了數場，互相勝負。

直至來年正月，春雨連綿，水港皆滿，軍士多在泥水之中，困苦異常。操心甚憂。當日正在寨中與眾謀士商議。或勸操收兵，或云目今春暖，正好相持，不可退歸。操猶豫未定。忽報東吳有使齎書到。操啓視之，書略曰：

孤與丞相，彼此皆漢朝臣宰。丞相不思報國安民，乃妄動干戈，殘虐生靈，豈仁人之所爲哉？即日春水方生，公當速去。如其不然，復有赤壁之禍矣。公宜自思焉。

書背後又批兩行云：「足下不死，孤不得安。」

曹操看畢，大笑曰：「孫仲謀不欺我也！」重賞來使。遂下令班師，命廬江太守朱光鎮守皖城，自引大軍回許昌。孫權亦收軍歸秣陵。權與眾將商議：「曹操雖然北去，劉備尚在葭萌關未還。何不引拒曹操之兵以取荊州？」張昭獻計曰：「且未可動兵。某有一計，使劉備不能再還荊州。」正是：孟德雄兵方退北，仲謀壯志又圖南。不知張昭說出甚計來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

卻說張昭獻計曰：「且休要動兵。若一興師，曹操必復至。不如修書二封：一封與劉璋，言劉備結連東吳，共取西川，使劉璋心疑而攻劉備；一封與張魯，教進兵向荊州來，使劉備首尾不能救應。我然後起兵取之，事可諧矣。」權從之，即發使二處去訖。

且說玄德在葭萌關日久，甚得民心。忽接得孔明文書，知孫夫人已回東吳。又聞曹操興兵犯濡須，乃與龐統議曰：「曹操擊孫權，操勝必將取荊州，權勝亦必取荊州矣，爲之奈何？」龐統曰：「主公勿憂。有孔明在彼，料想東吳不敢犯荊州。主公可馳書去劉璋處，只推：『曹操攻擊孫權，權求救於荊州。吾與孫權唇齒之邦，不容不相援。張魯自守之賊，決不敢來犯界。吾今欲勒兵回荊州，與孫權會同破曹操，奈兵少糧缺。望推同宗之誼，速發精兵三四萬，行糧十萬斛相助。請勿有誤。』若得軍馬、錢糧，卻另作商議。」

玄德從之，遣人往成都。來到關前，楊懷、高沛聞知此事，遂教高沛守關，楊懷同使者入成都見劉璋，呈上書信。劉璋看畢，問楊懷：「爲何亦同來？」楊懷曰：「專爲此書而來。劉備自從入川，廣布恩德，以收民心，其意甚是不善。今求軍馬、錢糧，切不可與。如若相助，是把薪助火也。」劉璋曰：「吾與玄德有兄弟之情，豈可不助？」一人出曰：「劉備梟雄，久留於蜀而不遣，是縱虎入室矣。今更助之以軍馬、錢糧，何異與虎添翼乎？」衆視其人，乃零陵烝陽人，姓劉，名巴，字子初。劉璋聞劉巴之言，猶豫未決。黃權又復苦諫。璋乃量撥老弱軍四千，

米一萬斛，發書遣使報玄德，仍令楊懷、高沛緊守關隘。劉璋使者到葭萌關見玄德，呈上回書。玄德大怒曰：「吾爲汝禦敵，費力勞心。汝今積財吝賞，何以使士卒效命乎！」遂扯毀回書，大罵而起。使者逃回成都。

龐統曰：「主公只以仁義爲重，今日毀書發怒，前情盡棄矣。」玄德曰：「如此，當若何？」龐統曰：「某有三條計策，請主公自擇而行。」玄德問：「那三條計？」統曰：「只今便選精兵，晝夜兼道逕襲成都：此爲上計。楊懷、高沛乃蜀中名將，各仗強兵拒守關隘，今主公佯以回荊州爲名，二將聞知，必來相送，就送行處擒而殺之，奪了關隘，先取涪城，然後卻向成都：此中計也。退還白帝，連夜回荊州，徐圖進取：此爲下計。若沉吟不去，將至大困，不可救矣。」玄德曰：「軍師上計太促，下計太緩。中計不疾不緩，可以行之。」於是發書致劉璋，只說：「曹操令部將樂進引兵至青泥鎮，衆將抵敵不住，吾當親往拒之。不及面會，特書相辭。」

書至成都，張松聽得說劉玄德欲回荊州，只道是真心，乃修書一封，欲令人送與玄德。卻值親兄廣漢太守張肅到，松急藏書於袖中，與肅相陪說話。肅見松神情恍惚，心中疑惑。松取酒與肅共飲，獻酬之間，忽落此書於地，被肅從人拾得。席散後，從人以書呈肅。肅開視之，書略曰：

松昨進言於皇叔，並無虛謬，何乃遲遲不發？逆取順守，古人所貴。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，何故欲棄此而回荊州乎？使松聞之，如有所失。書呈到日，疾速進兵，松當爲內

應。萬勿自誤！

張肅見了，大驚曰：「吾弟作滅門之事，不可不首。」連夜將書見劉璋，具言：「弟張松與劉備同謀，欲獻西川。」劉璋大怒曰：「吾平日未嘗薄待他，何故欲謀反！」遂下令捉張松全家，盡斬於市。後人有詩嘆曰：

一覽無遺自古稀，誰知書信泄天機。未觀玄德興王業，先向成都血染衣。

劉璋既斬張松，聚集文武商議曰：「劉備欲奪吾基業，當如之何？」黃權曰：「事不宜遲。即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，添兵把守，不許放荊州一人一騎入關。」璋從其言，星夜馳檄各關去訖。

卻說玄德提兵回涪城，先令人報上涪水關，請楊懷、高沛出關相別。楊、高二將聞報，商議曰：「玄德此回若何？」高沛曰：「玄德合死。我等各藏利刃在身，就送行處刺之，以絕吾主之患。」楊懷曰：「此計大妙！」二人只帶隨行二百人出關送行，其餘並留在關上。玄德大軍盡發，前至涪水之上。龐統在馬上謂玄德曰：「楊懷、高沛若欣然而來，可隄防之；若彼不來，便起兵逕取其關，不可遲緩。」正說間，忽起一陣旋風，把馬前「帥」字旗吹倒。玄德問龐統曰：「此何兆也？」統曰：「此警報也。楊懷、高沛二人必有行刺之意，宜善防之。」玄德乃身披重鎧，自佩寶劍防備。人報楊、高二將前來送行。玄德令軍馬歇定。龐統分付魏延、黃忠：「但關上來的軍士，不問多少，馬步軍兵，一個也休放回。」二將得令而去。

卻說楊懷、高沛二人，身邊各藏利刃，帶二百軍兵，牽羊送酒，直至軍前。見並無準備，心

中暗喜，以爲中計。人至帳下，見玄德正與龐統坐於帳中。二將聲喏曰：「聞皇叔遠回，特具薄酒相送。」遂進酒勸玄德。玄德曰：「二將軍守關不易，當先飲此杯。」二將飲酒畢，玄德曰：「吾有密事與二將軍商議，閑人退避。」遂將帶來二百人盡趕出中軍。玄德叱曰：「左右與吾捉下二賊！」帳後劉封、關平應聲而出。楊、高二人急待爭鬪，劉封、關平各捉住一人。玄德喝曰：「吾與汝主是同宗兄弟，汝二人何故同謀，離間親情？」龐統叱左右搜其身畔，果然各搜出利刃一口。統便喝斬二人，玄德還猶未決。統曰：「二人本意欲殺吾主，罪不容誅。」遂叱刀斧手斬楊懷、高沛於帳前。黃忠、魏延早將二百從人先自捉下，不曾走了一個。玄德喚人，各賜酒壓驚。玄德曰：「楊懷、高沛離間吾兄弟，又藏利刃行刺，故行誅戮。爾等無罪，不必驚疑。」衆皆拜謝。龐統曰：「吾今即用汝等引路，帶吾軍取關，各有重賞。」衆皆應允。

是夜，二百人先行，大軍隨後。前軍至關下，叫曰：「二將軍有急事回，可速開關！」城上聽得是自家軍，即時開關。大軍一擁而入，兵不血刃，得了涪關。蜀兵皆降。玄德各加重賞，遂即分兵前後守把。次日勞軍，設宴於公廳。玄德酒酣，顧龐統曰：「今日之會，可爲樂乎？」龐統曰：「伐人之國而以爲樂，非仁者之兵也。」玄德曰：「吾聞昔日武王伐紂，作樂象功，此亦非仁者之兵歟？汝言何不合道理？可速退！」龐統大笑而起。左右扶玄德入後堂。睡至半夜，酒方醒。左右以逐龐統之言告知玄德，玄德大悔。次早穿衣升堂，請龐統謝罪曰：「昨日酒醉，言語觸忤，幸勿挂懷。」龐統談笑自若。玄德曰：「昨日之言，惟吾有失。」龐統曰：「君臣俱失，何獨主公？」玄德亦大笑，其樂如初。

卻說劉璋聞玄德殺了楊、高二將，襲了涪關，大驚曰：「不料今日果有此事！」遂聚文武，問退兵之策。黃權曰：「可連夜遣兵屯雒縣，塞住咽喉之路。劉備雖有精兵猛將，不能過也。」璋遂令劉瑣、冷苞、張任、鄧賢點五萬大軍，星夜往守雒縣，以拒劉備。

四將行兵之次，瑣曰：「吾聞錦屏山中有一異人，道號紫虛上人，知人生死貴賤。吾輩今日行軍，正從錦屏山過，何不試往問之？」張任曰：「大丈夫行軍拒敵，豈可問於山野之人乎！」瑣曰：「不然。聖人云：『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。』吾等問於高明之人，當趨吉避凶。」於是四人引五六十騎至山下。問徑樵夫，樵夫指：「高山絕頂上，便是上人所居。」四人上山至庵前，見一道童出迎。問了姓名，引入庵中。只見紫虛上人坐於蒲墩之上。四人下拜，求問前程之事。紫虛上人曰：「貧道乃山野廢人，豈知休咎？」劉瑣再三拜問，紫虛遂命道童取紙筆，寫下八句言語，付與劉瑣。其文曰：

左龍右鳳，飛入西川。雛鳳墜地，卧龍升天。一得一失，天數當然。見機而作，勿喪九泉。

劉瑣又問曰：「我四人氣數如何？」紫虛上人曰：「定數難逃，何必再問。」瑣又請問時，上人垂眉合目，恰似睡着的一般，並不答應。

四人下山。劉瑣曰：「仙人之言，不可不信。」張任曰：「此狂叟也，聽之何益！」遂上馬而行。既至雒縣，分調人馬守把各處隘口。劉瑣曰：「雒城乃成都之保障，失此則成都難保。吾四人公議：着二人守城，二人去雒縣前面，依山傍險，割下兩個寨子，勿使敵兵臨城。」冷

苞、鄧賢曰：「某願往結寨。」劉瓚大喜，分兵二萬與冷、鄧二人，離城六十里下寨。劉瓚、張任守護雒城。

卻說玄德既得涪水關，與龐統商議進取雒城。人報劉璋撥四將前來，即日冷苞、鄧賢領二萬軍，離城六十里割下兩個大寨。玄德聚眾將問曰：「誰敢建頭功，去取二將寨柵？」老將黃忠應聲出曰：「老夫願往。」玄德曰：「老將軍率本部人馬，前至雒城，如取得冷苞、鄧賢營寨，必當重賞。」黃忠大喜，即領本部兵馬，謝了要行。

忽帳下一人出曰：「老將軍年紀高大，如何去得？小將不才願往。」玄德視之，乃是魏延。黃忠曰：「我已領了將令，你如何敢攬越？」魏延曰：「老者不以筋骨爲能。吾聞冷苞、鄧賢，乃蜀中名將，血氣方剛，恐老將軍擒他不得，豈不誤了主公大事？因此願相替，本是好意。」黃忠大怒曰：「汝說吾老，敢與我比試武藝麼？」魏延曰：「就主公之前，當面比試：贏得的便去，何如？」黃忠遂趨步下階，便叫小校將刀來。玄德急止之曰：「不可。我今提兵取川，全仗汝二人之力。今兩虎相鬪，必有一傷：須誤了我大事。吾與你二人解勸，休得爭論。」龐統曰：「汝二人不必相爭。即今冷苞、鄧賢下了兩個營寨。今汝二人自領本部人馬，各打一寨，如先奪得者，便爲頭功。」於是分定黃忠打冷苞寨，魏延打鄧賢寨。二人各領命去了。龐統曰：「此二人去，恐於路上相爭。主公可自引軍爲後應。」玄德留龐統守城，自與劉封、關平，引五千軍隨後進發。

卻說黃忠歸寨，傳令來日四更造飯，五更結束，平明進兵，取左邊山谷而進。魏延卻暗使

人探聽黃忠甚時起兵。探事人回報：「來日四更造飯，五更起兵。」魏延暗喜，分付眾軍士二更造飯，三更起兵，平明要到鄧賢寨邊。軍士得令，都飽餐一頓，馬摘鈴，人銜枚，捲旗束甲，暗地去劫寨。三更前後，離寨前進。到半路，魏延馬上尋思：「只去打鄧賢寨，不顯能處。不如先去打冷苞寨，卻將得勝兵打鄧賢寨：兩處功勞，都是我的。」就馬上傳令，教軍士都投左邊山路裏去。天色微明，離冷苞寨不遠，教軍士少歇，排搦金鼓旗幡、鎗刀器械。

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入寨，冷苞已有準備了。一聲礮響，三軍上馬，殺將出來。魏延縱馬提刀，與冷苞接戰。二將交馬，戰到三十合，川兵分兩路來襲漢軍。漢軍走了半夜，人馬力乏，抵當不住，退後便走。魏延聽得背後陣腳亂，撇了冷苞，撥馬回走。川兵隨後趕來，漢軍大亂。走不到五里，山背後鼓聲震地，鄧賢引一彪軍從山谷裏截出來，大叫：「魏延快下馬受降！」魏延策馬飛奔，那馬忽失前蹄，雙足跪地，將魏延掀將下來。鄧賢馬奔到，挺鎗來刺魏延。鎗未到處，弓弦響，鄧賢倒撞下馬。後面冷苞方欲來救，一員大將從山坡上躍馬而來，厲聲大叫：「老將黃忠在此！」舞刀直取冷苞。冷苞抵敵不住，望後便走。黃忠乘勢追趕，川兵大亂。黃忠一枝軍救了魏延，殺了鄧賢，直趕到寨前。冷苞回馬與黃忠再戰，不到十餘合，後面軍馬擁將上來。冷苞只得棄了左寨，引敗軍來投右寨。只見寨中旗幟全別。冷苞大驚，兜住馬看時，當頭一員大將，金甲錦袍，乃是劉玄德，左邊劉封，右邊關平，大喝道：「寨子吾已奪下，汝欲何往？」原來玄德引兵從後接應，便乘勢奪了鄧賢寨子。冷苞兩頭無路，取山僻小徑，要回雒城。行不到十里，狹路伏兵忽起，搭鉤齊舉，把冷苞活捉了。原來卻是魏延自知罪犯，無可解